

**“铁西瓜”困城记**

日本鬼子虽说是1945年8月投降的,但在我的老家胶东黄县,自头年(1944年)冬天起,实际上已成为瓮中之鳖。我记得除了最顽固的伪八中队还偶尔出城骚扰一下之外,其他日伪军还算识趣,基本上是困守县城与西边的龙口港苟延残喘,坐吃山空了。

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:我民兵和地方武装在县城四周大摆地雷阵,“铁西瓜”密密麻麻,在出城道路上埋设严密。敌人在不断上当之后,也就小心谨慎了,没有十足的把握不敢出城,不说是坐以待毙,也是只好如此了。

镇上有一位赵姓大哥(名字今已忘记),是一位复员的伤残八路军战士,他对爆炸这一行颇有研究,复员后改进了不少地雷的构造和埋设方法。他为人非常低调,报社采访他,他基本上都是连连摆手谢绝。我现在回想起来,没有什么深奥原因,就是天性如此。他虽也战功了得,但名气与同时期的胶东“爆炸大王”于化虎、赵守福等相比还差得很远。可他对此并不在意,我就听他笑着说过:“我不要啥大王、小王,只要有那个‘爆炸大兵’的称号就很不错。”

记不准是哪一月、哪一日了,反正是一944年秋冬之交的一天,我村的老梁来我家找我。从街坊邻居,我叫老梁二舅,东邻三胖哥告诉我,老梁准是个党员,那时党组织处于秘密状态,别人只能是猜测。老梁说老赵今天到南大道(公路),去检查他埋设的地雷有啥情况,要我去“见识见识”。以老梁的人品,我母亲也放心让我去。

当时老赵主要检查的是两种情况:一是看雨水冲刷,二是看刮风后露出的地雷、铁丝等情况。老梁提示我好好向赵哥学习,将来也会成为埋雷高手。后来我不得不承认,我在这方面缺乏天分,一直没学会这门技术。

而就在这一天,也就在这一时刻,想不到的是,胶东军区许世友司令员正从这里经过。他在本县孙县长陪同下,由东向西北(我估计是龙口港方向)大步前行,身前身后有四名带盒子枪的“护兵”(当时我乡对警卫员的俗称)。突然,许司令停下来,对孙县长说:“你们地雷困城这一招是好,不过有一点,一定要提醒四乡百姓,进城别不小心踩上地雷,造成不必要的牺牲。”

他的话,我听得很清楚,但我只是远远地站着,不敢靠前,以我10岁小孩的心理也觉得:不便靠前。因为我知道许司令是我们胶东最大的首长,我早就知道他的大名,今天第一次见到,却不能靠近他说一句话,母亲教导过我,啥事儿都不能冒失。

孙县长听了许司令的指示,马上转过头来对老赵和老梁说:“回去一定告诉乡亲们,最近不要进城赶集办事儿,啥时候能解禁令,县里再另行通知。”

我当时的印象是:许司令说了这番话,才放心地大步走了。可事后我还在纳闷:以前听大人们说,许司令主要在莱阳、海阳、栖霞一带活动,怎么突然到我们这边来了?是不是要准备打龙口?当时小心思的确是这样琢磨着。

在回村的路上,赵哥还对老梁说:“别人我不担心,就是月娥她妈常进城卖破烂儿,谁说也不听,万一……”

老梁瓮声瓮气地说:“她就是叫挣钱烧的,连命也不顾。其实晚几个月再去又能作的?”

这时我插嘴说:“月娥是高我两个年级的同学,要不我和她说,她妈特高贵(在我乡意指对亲人疼爱)闺女,也许有用。”

我虽没学会埋地雷,却为防地雷自伤乡亲尽了点力。

**抗战题材新作二篇**

石英

**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****征稿作品选登**

致命的、决定性的,那就是用一吨炸药砸向大碉堡,使一小队鬼子坐上了“土造飞机”。

这时,港城敌军首领渡边中佐迫令余下的士兵和军官眷属集体投海,尽量多地携带枪弹,从海岸边由浅入深渐渐消隐。这时,我军本可以沿着海面搜寻痕迹,趁机开枪击杀,但独立团团长和政委鉴于敌军与其家属混杂,且都濒于沉没,便未下令开枪,也算是一种起码的人道主义吧。

事后,水性最好的战士跃入大海,搜索溺毙的日寇携带的武器弹药,结果喜获丰收——三八大盖枪替换了汉阳造和老套筒,独立团战士的子弹袋鼓了起来,自此告别了每人三发子弹的尴尬,战士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喜色。

但事情远没有结束,而是又一个阶段的开始。听,西南方向传来隐隐的炮声。从主力部队负伤归来的袁大哥说,这是榴弹炮的声音。同时,有两架蓝灰色的美造蒋机飞来,在刚刚攻克的港城上空盘旋侦察。看来,一场新的战斗即将打响,蒋介石正在打解放区地盘的主意了。好在此刻日寇的歪把子机枪和迫击炮都已改成了“人民”,新“客人”绝不会白来,我们肯定会好好地“招待”他们一番。

在我村,新任农会会长老梁又找到了我:“石恒基(我的原名),你还得写一条标语。这样写,‘乡亲们动员起来,保卫我们的解放区!’”

我马上挥起大笔,边写边想:都说老梁没念过几天书,可没想到头脑反应竟这么敏锐!

**文艺周刊**

第三〇三五期

那是“五一”节前的一天,办公室里的人午后三点就陆续下班了。肖纤依趁着无人,专心修改一份即将交稿的草图,修到满意之时,已是华灯初上。她一边收拾文案工具准备回家,一边想着到家后可以泡壶好茶,看看书,再烤个蓝莓派,明天去朋友家聚会时带着。

“还没走?”听到声音,肖纤吓了一跳,抬头见是罗达水,笑说:“你怎么还在办公室?吓我一跳。我刚修完了格运公司的草图,这就要走。”罗达水说:“我也才忙完。草图什么时候交?”肖纤回答:“节后。”

罗达水打量着肖纤依的工作间。肖纤依是资深设计师,所以分配到办公室隐秘的一角。小空间左边是一扇落地长窗,窗上有肖纤依用白粉笔随意勾画的出水锦鲤。和锦鲤对望的是十几只手工做的白纸鹤,从天花板垂吊下来,时不时随风轻轻飘动。和长窗形成直角的L形长桌,放置着电脑和零零散散的几本杂志、图册。桌边一盏绿色台灯发出晕黄柔和的光,笼罩着一角。

“要不要一起去喝一杯?”罗达水问。

“不了,家里很多事,得赶紧回去了。”肖纤依说。

“就一杯,顶多半个小时。不碍事的,怎么样?”

“下回吧!”肖纤依推托着。

“去吧、去吧,就当提前过节。”罗达水边说边随手关了桌上的灯。

肖纤依只好随罗达水来到一家酒吧。许是节日前夕,没有多少客人。肖纤依点了杯红酒,罗达水则要了威士忌。肖纤依漫不经心地听罗达水说着家里的琐事。

说到一处,罗达水忽然用小指碰了碰肖纤依的手。肖纤依一惊,拿起酒杯抿了一口,掩饰自己的诧异。

“纤依,”罗达水开口,“我觉得我们特别谈得来。”

“是吗?”肖纤依尴尬地笑了笑。

“嗯。和你在一起,我觉得很愉快。我可以放松自己,可以和你天南地北地聊,连家中不愉快的

**七十多年前的攻坚**

当时有人为我担心:一个小孩子家为啥敢冒这么大风险参加革命?而我,却觉得是一种难得的幸运:总算赶上了抗战的尾巴。

那是大人们指派我的:为了家乡港城的解放拟写标语和传单,在九里镇大街上张贴。我怕我写不好,散户老梁(后来才知道他是村中第一个秘密党员)鼓励我:“我相信你能写好。”于是我大胆地写了几条:“中国共产党万岁!”热烈欢迎人民子弟兵!”“反对内战,保卫胜利果实!”老梁夸我写得不错。我的脸一下子红了。

港城虽小,战略地位却很重要。《毛泽东选集》第四卷赫赫有名,有段话是这样说的:“华北方面,收复了威海卫、烟台、龙口……”在那时,龙口被认为是解放区的重要城市。

龙口攻坚战是由我军分区独立团打的,打了两昼夜才拿下来。那两个昼夜中,西面海边“鞭炮”齐鸣,却不是过年。日军队长渡边中佐不顾“天皇”已颁布降诏,仍困兽犹斗,将“武士道精神”化为九式重机枪火舌、大碉堡的扇形射击孔,最后一次倾泻着法西斯恶魔的疯狂!

对于我地方部队而非主力军而言,投入这样激烈的攻坚战尚属首次,但也是一场真正的“毕业考试”。以往虽也经历过无数次大小战斗,但武器装备比起对手来说还差得远:机枪、迫击炮寥寥无几,步枪多是汉阳造、老套筒等杂牌货,而且每支枪仅有几发子弹。但这是抗战胜利前的最后一次机会,指战员的斗志攥在拳头里,时间系在雷管上,仅靠炸药、手榴弹,也要给抗日战争画好句号。

猛打还要巧打,扬我所长,避我所短。敌寇表面疯狂,心还是强弩之末,时间完全有利于我们。战术上要尽量消耗对方,所以在上千响枪声中,我方只消耗了三发子弹;在上百响炮声中,我方只有一声巨响。而这一声巨响,却是

致命的、决定性的,那就是用一吨炸药砸向大碉堡,使一小队鬼子坐上了“土造飞机”。

这时,港城敌军首领渡边中佐迫令余下的士兵和军官眷属集体投海,尽量多地携带枪弹,从海岸边由浅入深渐渐消隐。这时,我军本可以沿着海面搜寻痕迹,趁机开枪击杀,但独立团团长和政委鉴于敌军与其家属混杂,且都濒于沉没,便未下令开枪,也算是一种起码的人道主义吧。

事后,水性最好的战士跃入大海,搜索溺毙的日寇携带的武器弹药,结果喜获丰收——三八大盖枪替换了汉阳造和老套筒,独立团战士的子弹袋鼓了起来,自此告别了每人三发子弹的尴尬,战士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喜色。

但事情远没有结束,而是又一个阶段的开始。听,西南方向传来隐隐的炮声。从主力部队负伤归来的袁大哥说,这是榴弹炮的声音。同时,有两架蓝灰色的美造蒋机飞来,在刚刚攻克的港城上空盘旋侦察。看来,一场新的战斗即将打响,蒋介石正在打解放区地盘的主意了。好在此刻日寇的歪把子机枪和迫击炮都已改成了“人民”,新“客人”绝不会白来,我们肯定会好好地“招待”他们一番。

在我村,新任农会会长老梁又找到了我:“石恒基(我的原名),你还得写一条标语。这样写,‘乡亲们动员起来,保卫我们的解放区!’”

我马上挥起大笔,边写边想:都说老梁没念过几天书,可没想到头脑反应竟这么敏锐!

在分门别户的文学家族中,长篇小说的体量相对庞大,却未必只有全景式的“造型”方为标配,细究优秀长篇的特质,“宽而阔”是一种,“窄却深”也是一种,两者曲径通幽,各成风景,难以互相取代,用小说家余华的理论解释,写好小说,解决一个问题就可以了。尹学芸的《太和》是一部清晰概括其主题的长篇小说,小说背景依然发生在读者熟悉的罕村文学版图,却呈现了独特的叙事调式,作者没有构筑宏阔史诗般的预设,没有标新立异的企图,由点及面,以轻写重,以简写繁,轻灵而又黏稠,单纯而又芜杂,书写了一部人物并不众多、故事并不错综纷纭,却内涵深邃且充盈的村庄简史。

尹学芸的乡村小说叙事,从来不会用大而无当、高深玄奥的历史人文视野作标签,而是直接进入北方乡村原生态现场。“我是潘美容,你是谁?”《太和》以一个乡村高寿老妇的独白开场,演绎了一部九曲回肠、动人心魄的人生剧情,烟熏火燎的日子、烟熏火燎的女人,长歌当哭、长诉当泣,并将这种自说自话的叙述腔调贯穿始终。乡村在中国农耕社会是个漫长而固化的存在,费孝通认为,中国乡土社会本色之一,就是以“私”为圆心形成的“差序格局”。同时,“男女有别”在宗法秩序中也是稳定乡土社会的基石之一。乡村被长期边缘化,女人身在其间则是边缘中的边缘,男尊女卑,天经地义,习以为常。

萧红曾感叹,“女性的天空是低的,羽翼是稀薄的”。潘美容的命运轨迹具有北方乡村女人的标本价值,却肯定不属于个案。在很长的岁月里,“潘美容”这个名字基本上处于隐匿状态。在罕村,很少有人记得她的大名,公婆叫她长河妈,刘方习惯叫她潘大丫,村里的左邻右舍叫她刘方家的,她半辈子活得卑微、屈辱、低贱。此外,张二花、刘园都有离奇荒唐、不堪卒读的辛酸血泪史,她们对于男人的依附,是乡村底层妇女的共同命运,见怪不怪,与生俱来。尹学芸在这些苦命却不自知的女人身上,寄寓了无限悲悯与理解。

某种意义上,《太和》带有成长小说的意味,“成长”并非青少年时期的独有现象,也不是阶段性的人生事件,“成长”与人的生命过程相伴始终。这样的成长是肉身的、具象的,也是精神的、灵魂的。活了九十九岁的潘美容,晚年儿孙满堂,似乎应该知足,事实却并非如此。潘美容在生命成长过程中的一个个节点,岁月晃晃悠悠,日子磕磕绊绊,里面有欲哭无泪的坚忍、不甘沉沦的挣扎、茫然无措的纠结。八岁那年,妈妈牵着她的左手从潘家寨到了罕村,岁月晃晃悠悠,日子磕磕绊绊,里面有欲哭无泪的坚忍、不甘沉沦的挣扎、茫然无措的纠结。八岁那年,妈妈牵着她的左手从潘家寨到了罕

村,走进陌生的表叔、表婶家,她并不知道自己其实是被卖到了刘家。这个懵懂无知的童养媳,从此过早地干着无休无止、力所不及的脏活苦活,她十二三岁那年,因摔碎一个药罐而怕得要命,不敢再见冷漠的表婶,独自悄悄地溜回潘家寨寻找依靠,但原来的家庭已经空空如也。她从二爷爷口中知晓自己离开潘家寨的内情,茫然中彻底断了对老家的念想。之后的岁月中,她嫁夫、育儿、操劳、变老。“儿媳是干啥的?除了生孩子,就是蹲灶坑、推碾子、转磨道,做了大鞋做小鞋,伺候完老的伺候小的。哪像现在的

**低空下的命运长歌**

——尹学芸长篇小说《太和》阅读札记

黄桂元



儿媳,个个都是“自由党”。到了生命的黄昏,长寿的潘美容活在罕村的丈夫家,什么都看透了。她像个活化石,小脑日益萎缩,沉重的岁月记忆却如同沉重的十字架,牢牢地锁在她的内心深处。她活在自己的世界,今夕何夕,边界模糊,似梦似醒,亦真亦幻,被陈年往事与故人亡魂纠缠不休,疑神疑鬼,幻觉丛生,不得安宁。我甚至想象,她的灵魂很可能也被她并不知晓的哲学三问所缠绕:我是谁?我从哪里来?我到哪里去?不然她为什么常常喃喃自语:“我是潘家寨的人,我要回潘家寨,在那里我有家。哪怕只有我一个人,我也是有家的人。”

小说离不开故事的支撑,特别是长篇,写故事几乎就是天经地义,没有故事,小说的叙事难以维继。不过在《太和》中,尹学芸似乎并不打算提供一个精彩好读的故事,而是采取了区别于轻车熟路的叙事策略。尹学芸的小说向来比较好读,故事饱满,情节抓人,从不拖泥带水,而《太和》却以不厌其烦的絮絮叨叨的独白方式,让故事支离破碎,充满不确定性,再把这些碎片放置在闪闪跳跃的时空背景,拼接进了一种叫作小说的载体。尹学芸为叙事制造难度,为阅读设置障碍,均基于她对小说叙事美学奥秘的独到理解。以长篇小说的体量来看,《太和》中的人物不多,正于此,每个人物都要彰显其存在的价值,刘方、张二花、刘园、二爷爷、表叔、表婶、二先生等人物,在书中虽出场不多,却都具有生命质感。

《太和》以第一人称视角贯穿整个叙事过程,此视角属于限知视角,与全知视角相比各有优长。从操作层面看,第一人称视角更有利于说话,而不是写作,更

容易传递直观、感性的东西,包括传递人物的声音、语调、情绪,形成与全书主题的高度同步,从而给读者带来沉浸感和代入感。潘美容是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乡村妇女,以此为叙事视角建立了闲聊式文本,完成小说叙述语境。对于长篇小说来说,回避书面语是最基本的,更大的难度在于主人公是否具备性格风采的足够魅力,运用失当会直接影响读者的阅读兴趣。尹学芸成功地解决了这一叙事难题。何谓“太和”?用书中老三的话说:“太和,就是把过去的事全放下,好事坏事都不放心里。人就活个平和自在。”

物换星移,满目沧桑,小说中的“太和”世界,过往与当下互为因果,交相辉映,往事与故人淡入淡出,无缝接合,这个过程诡异而又不失自然,出神入化,随心所欲,毫无刻意的痕迹和生硬的感觉。尹学芸的小说与零度写作无关,她也不是一位能以佛系心态进入叙事的作家。她的小说辨识度体现在个性主体色彩上,可以自带流量与气场。如果联系尹学芸以往反映乡村女人命运的中篇小说来看,比如《分驴计》《曾经云罗伞盖》等,里面的故事与人物每每针尖对麦芒,纠葛不断,对冲剧烈,到了《太和》这部似乎也应该是需要制造故事看点的头部长篇,其叙事却一反常态,冲突收敛,悬念淡化,充斥其间的是如泣如诉的冷意。这冷不是冷漠的冷,不是阴冷的冷,是那历尽沧桑、苦寒而清醒自知的清涼心志。小说并不负责答疑解惑,把真相一一落到实处,比如对刘方与张二花之间暧昧关系的处理,都提供了更有回味的叙事空间。

福斯特在《小说面面观》中提到,“故事所能做的是叙述时间中的生活,而好的小说能做的是要把由价值衡量的生活也包括进去”,如此而来,小说不依赖故事噱头的牵引,又要展示“价值衡量的生活”,就需要作者为叙事创意而付出努力,这是对一个作家是否有超越具象故事、进入精神叙事层面能力的考验。创作这样的小说,作家需要冒险精神和探索意识,读者则需要耐性和专注。尹学芸在此显示了足够的自信,全书强调故事表象的完整性,同时也肯让小说节奏处于静止状态,就必须开足叙述马力,丰富小说创作手段,比如时空跳跃、视角切换、灵异穿插,与之匹配的语言有如水银泻地,叙事密度随之加大。这个密度,并非是说故事桥段如何翔实、生活细节如何繁多,而是指文本世界内在情绪的信息量,就像是一条暗潮涌动的河流,时而激流飞溅,时而滴水穿石。于是面对《太和》,读者很难一目十行,让书页在眼前轻轻翻过,那些故事片断密布于小说缝隙,阅读过程需要提高专注度,不断折返,来回比照,以此完成某种极具美学意义的精神互动。

“听我说,纤依。我没有恶意,就是喜欢你。你要是不愿意,我也不强求。但是告诉别人这件事,对你也没什么好处。”

肖纤依挂了电话。天阴阴的,随时要下雨的样子。她把昨天买的鸡腿拿出来切成小块,准备做红烧鸡。刀起刀落,碎骨四散,肖纤依看着带血的鸡腿肉,黏滑腥气,只觉得恶心。

隔天上班午休时,肖纤依开车到公司附近的小公园,给她的律师打了个电话。律师指出两条路:一是什么都不做,就当此事没有发生;二是告罗达水性骚扰,但是必须在六个月内以书面形式提出。

肖纤依不甘心受欺负,但走法律途径也非她所愿。她怕官司会一直拖下去,长期生活在打官司的阴影中,她只想快一点把这桩不愉快的事忘掉。在公司里,罗达水倒也不再找她,对她的礼貌地保持着距离,一切都公事公办。只有肖纤依知道,那礼貌的背面是小心翼翼戒备的观望。

年底前,肖纤依升级主管,薪水也更上一层。她总算明白,罗达水下的是想收买她的棋,是收买她的心,还是收买她的嘴?肖纤依不动声色,